

高等院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变革与优化路径

吴雨航¹, 杨楠², 王钰³, 侯鹏¹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部, 陕西西安 710071;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院, 陕西西安 710071; 3. 西安邮电大学体育部, 陕西西安 710121)

摘要 ▶ 近年来我国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政策的变革, 不断明晰了未来学生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文章通过文献调查法和归纳演绎法, 深入剖析了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制度的演变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方案, 以期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研究发现, 当下招生模式中存在重体轻文、招生培养脱节、生源发展受限的问题, 高等院校可通过进一步优化选拔机制与标准、加强对学生运动员的综合评估, 创新针对高校优势项目的招生模式, 建立多方保障体系, 以推动体教深度融合, 培养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关键词 ▶ 高水平运动队; 体育单招; 运动训练; 特殊类型招生

DOI: 10.16730/j.cnki.61-1019/g8.2024.11.043

近年来, 我国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虽然取得丰硕成果, 但也因招生和录取机制不健全等产生了诸多问题, 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2021年9月,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 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将招生目标定为文化成绩突出且具有体育竞技水平高的学生运动员, 解决当前学生运动员文化成绩和体育竞技水平参差不齐、招生考试组织规范性不足等普遍问题^[1]。因此, 如何以高水平运动队发展历程为鉴, 剖析当下招生制度并基于现存问题, 探索优化路径, 已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关键议题。

对比国外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体系, 美国无疑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美国高水平运动员大多于高中阶段进行体育训练, 项目后备人才众多, 其高校学生运动员不仅运动水平高, 且文化考试优秀, 以保证其后期的竞赛水平和学业进程^[2]; 同时, 美国高校实行多元协同治理体制, 依法保护学生受教育权, 资格审查有严格标准, 确保体教融合模式从源头保障

质量^[3]。可见, 美国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体系确保了运动员文化素养与竞技水平的双重提升。反观我国, 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制度呈现多层次、多元化体系, 旨在从各省市发掘和培养优秀体育人才。自高水平运动队政策实施以来, 我国学生运动员主要招生来源分为三种: 一是各省市专业运动队中退役以及即将退役的运动员; 二是未进行全国注册的地市专业运动员; 三是具备较高运动水平的高中学生运动员^[4-6]。不同来源的学生在文化背景、教育经历、运动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差异使其面对高校学业和运动训练时, 往往难以适应统一教学训练模式, 从而无法充分发掘潜力。同时, 由于入学动机的多样性, 一部分学生侧重于运动成绩提升, 往往忽视了学业的重要性; 一部分学生因对学业的担忧而无法全身心投入到运动训练中, 以致二者失衡。因此, 我国高校虽在吸引高水平运动员方面采取了更为灵活和优待的政策, 但因所招学生文化成绩或竞技水平差异性较大, 导致培养人才成效不佳^[7]。

可见, 中美教育理念和运动员培养方面存在不同侧重

基金项目: 陕西省体育局常规课题《陕西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研究》(2023686); 陕西省教育厅服务地方专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体育与健康课程评价体系改革研究》(23JM019)

作者简介: 吴雨航, 女,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 杨楠, 男, 工程师, 研究方向: 招生管理; 王钰, 女, 助教, 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

通讯作者: 侯鹏, 男, 讲师,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

点,美国高校更加注重学生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和长期发展,我国高校则更注重运动员的短期效应和专项提升。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体育交流的增加,国内高校也在逐步探索本土化综合素质培养模式,并在当下招生政策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1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制度发展演变

自1987年我国高校开始探索体教融合模式至今,招生项目已覆盖世界大运会项目的75%和奥运会项目的57%,且项目数量和招生人数都在稳步增长^[8]。2021年高水平运动队报名人数1.5万人,最终录取4000余人,录取比例25%,但与此同时,发展每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同步前进。

1.1 招生项目逐步精简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项目正在逐步优化。2017年25个大项到2022年已锐减至14个,如棋(牌)类、定向越野、龙舟、赛艇等生源不足或者缺乏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项目逐渐被淘汰;为进一步发展校园冰雪运动,鼓励各高校申请建立冰雪运动队,可在现有规模总量内对校际间建设项目进行结构性变化;同时,鼓励足球等普及程度高的项目进行调整。以上调整不仅有利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运动队,也反映出高水平运动队未来发展的务实态度和严格要求。

1.2 报考条件提高门槛

2024年起,考生需获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等级称号方可报考;2027年起,这一要求愈发严格,除上述条件,还须近三年获得被认可全国性比赛前八名成绩方可报考。通过不断提高报考门槛和标准,旨在筛选出真正具备优秀运动技能和竞技实力的考生,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将激励更多的学生运动员努力提升自身运动技能。

1.3 招考方式实行统一

招考初期,采用统考与自主考试相结合的形式,考生需要先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然后再由各招生单位组织面试或体育加试;中期阶段,考生可在报考单位组织下参加技能测试,对于运动技能尤为突出的考生,招生单位可以组织单独文化测试;后期阶段,变为全国统考和区域联考制度,形成统一考试与自主考试相结合的模式^[9]。2024年起,高校招生将采用“文化考试+专业测试”,全面纳入全国统考,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考试,确保测试公平、公正、公开。

2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问题剖析

2.1 招生重体轻文,限制全面发展

目前,高校在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试中对学生运动员文化要求逐步提高,反映出对学生运动员全面培养的重视。然而,“重体轻文”现象仍然存在。在当下招生考试中,高校招生实践中过于偏向运动技能,忽视文化素质的培养。学生运动员入学后,往往因文化基础薄弱而难以跟上学习进度,继而影响其训练效率,全面发展受限,与最初国家制定的政策相违背,无法孵化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体育人才。

2.2 招生培养脱节,阻碍前进动能

我国高水平运动队发展过程中存在招生与培养脱节的问题,已成为制约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的瓶颈。目前,即使是全国顶尖学府,也很难将运动员营养、健康医疗保障、训练团队等方面提升到专业队的水准。各高校在积极招收优秀运动员的同时,往往因场地设施、后勤保障、专业教练团队等方面不足,使这些运动员入学后难以得到充分的训练和发展,不仅浪费了高校和运动员的时间和精力,也阻碍了我国高水平运动队的整体发展。

2.3 生源发展受限,缺乏体教衔接

某种程度上,体教不顺畅制约了“体传校”的发展。以最近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的竞赛规程为例,明确规定曾代表不同地区、俱乐部、行业体协或企业参加过限制性赛事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加中学组和大学甲组的比赛^[10]。此规定一定程度上成为体教融合的掣肘,高校无法招到心仪学生运动员,学生运动员亦不敢轻易尝试职业训练道路。

3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优化路径

当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格局正处在动态调整阶段。一方面,众多高校纷纷暂停招收高水平运动队,显示出对政策变化的积极响应与谨慎态度;另一方面,仍有部分高校选择继续招收高水平运动队,并对招生录取程序及专业进行了相应调整,旨在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招生制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停招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数量已有80余所,其中不乏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等知名高校,但上述高校并不是直接取消对特殊类型体育类的招生,而是转为体育单招。据统计,2024年143所体育单招院校计划招生总人数为20126人(含保送)。其中,14所体

育类院校计划招生总人数为8 573人(含保送);47所师范类院校计划招生总人数为4 783人(含保送);82所综合类院校计划招生总人数为6 770人(含保送)。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13所新增体育单招院校计划招生总人数为796人。与2023年131所单招院校计划招生总人数的18 734人相比,2024年体育单招总体计划招生扩招1 392人,达到了20 126人。这表明,各高校对政策变化都积极响应和主动适应,纷纷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之路。鉴于此,当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亟需优化发展路径。

首先,高校体育及招生部门应深入解读现行政策方向,为招生工作筑牢政策基石。基于招生对象、建队目标及培养策略的根本改变,高水平运动队组建须契合教育系统发展内核需求,以进一步推动体教深度融合,完善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其次,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须进一步优化选拔机制与标准。加强对学生运动员的综合评估;同时灵活调整招生策略,优化招生流程,细化选拔指标,确保选拔过程更加科学、公正、透明。

再次,高校应统筹优化保障体系。加大对场地设施、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为运动员提供适宜且专业的训练

环境;同时借鉴专业队训练经验,引进专业保障团队,提升训练质量,以弥合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与培养的脱节问题。

最后,高校应主动创新招生模式。立足“一校一品”优势特色项目建设,出台针对优势项目的优惠政策,以点带面,提升高校体育知名度和影响力。

4 结语

尽管我国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已获显著成就,然而招生与录取机制的不健全仍构成其持续进步与长远发展的主要瓶颈。面对此挑战,高等院校承担着优化选拔机制与标准、强化学生运动员综合评估体系的重要使命。需积极汲取国际先进经验,同时精准对接本土实际,勇于探索创新招生模式,力求选拔流程更加科学化、公正化、透明化。此外,高等院校还需着力构建多元化的保障体系,为运动员提供全方位支持,确保其在追求竞技卓越的同时,亦能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未来,随着招生政策的持续优化,我国高水平运动队的人才培养质量有望获得显著提升,这不仅将为运动员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开辟更多路径,也将为整个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1(12):40-43.
- [2] 池建. 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管理[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 [3] 彭国强, 高庆勇. 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的制度治理及其特征[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6(4): 74-81.
- [4] 宣振华, 张晋莉, 刘飞霞. 对江苏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管理模式的研究[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5, 23(11): 120-121.
- [5] 马旭, 李波. 对辽宁省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员生源优化有效途径的研究[J]. 辽宁体育科技, 2011, 33(6): 104-105.
- [6] 赵慧博, 王炜华, 张全洋. 天津市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运动员建设现状[J]. 运动, 2017(20): 36.
- [7] 杨国庆. 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历史考察、经验凝练与优化策略[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7): 33-46.
- [8] 王俊亮, 葛春林, 吴宾.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时空布局: 演进规律、布局现状及影响因素[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6(5): 528-533.
- [9] 白银龙, 李学东, 何剑康等.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考试制度演化变迁与改革路径[J]. 中国考试, 2023(11): 64-72.
- [10] 侯鹏. 西安市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生源基地建设的审视[J]. 当代体育科技, 2021, 11(35): 248-250.